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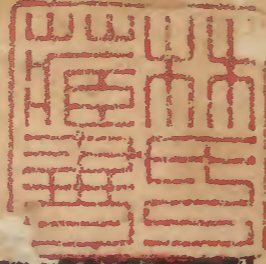
御製五倫書

十三之十五

内閣文庫	漢	九七五四
番號	20	(3)
冊數	299	121

内閣文庫	漢	9754
番號	20	(3)
冊數	299	121





五倫書卷之十

君道

御寶 善行

養老

有虞氏深

養國老於上

上無

禮

夏后氏燕衣而養老

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用饗

禮

殷人縞衣而養老養國老於

學用食禮

成周玄衣而養老養國老於

東膠養老於虞庠兼用稟

燕夏饗殷食之禮

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五倫書

卷之十



以有受鬻法

古孫令得身節妻妾遂其供養之

事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賜高年帛

生祿爵集其

露降賜天下高年帛

平帝元始元年

二千石已上年老致仕者

三分故祿以

身

明帝永平二年

李躬

為三老地人知天

服緇紵

以袍冠進賢扶

遣使

者安車迎

豐道

自階三

四三

公設几九御

自音

祝鯁在前祝饋在

小如之明

日下詔賜榮爵

養終

厥身

章帝建初二年

老侍中

騎都尉周澤

章帝

其賜

七月

養衰老授几杖

高年二人布帛各一

匹以為醴酪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詔曰月令仲

授几杖行

麋兔方今案比之時郡縣不奉行雖有應粥糠粃相半

長吏怠事莫有問津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

販護寡獨稱朕音李充為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

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為博士給元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後魏孝文帝行養老豐從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游明根並可謂知始知卒希

世之賢也元以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

老於階下帝再拜立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一乘詔

三老上公家五

後周武帝保定

太學以食之三老親幸

席南面憑几而坐以

三老食訖帝復跪授建

德二年詔曰尊由齒

朕嗣承洪業君計仁壽軍之間

年多耆耄者言宗可頒授老職使榮活邑

里

唐太宗貞觀元年給復天下上賜粟帛百

歲加授三年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

十以上三斛百歲綉二匹○十一年車駕在洛陽幸

甄權宅禮高年也。甄權川人精曉藥術為天下之最時年一百三歲拜朝服。夫賜以粟帛被褥几杖因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五人。○十九年二月詔以征遼所經州縣賜高年粟帛十月次營州召父老年七十以上賜繒帛綾錦。

高宗顯慶三年

十以上賜粟帛五年至八年

十以上版授刺史令賜

版授

郡君賜袍衾粟帛麟

版授下

刺史司馬縣令婦人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

詔曰

古之為政先

見制

問百年蓋皇

小節祇

膺聖謨因秋歸而旨

若左傳

智而慶尤重乞言

期布

惠於鄉國九十以上

鳩杖所

司准式天下

准

京城賜几杖其

○十一月正月

車駕幸北都詔

八十以上賜物五段版授

上縣令賜緋婦人版授上縣令九十以上賜物七段版

授上列長史賜緋婦人版授郡君八十以上賜物十段

版授列刺史賜緋婦人版授郡夫人

肅宗至德元年即加靈武詔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

侍老版授太守駟 各賜物五段

德宗 順元五年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為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事常建為秘書

後授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絕帝念歸老之勞焉致仕官給半祿自昕等始也

宋太祖時廬縣丞

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

授永鄆陵令

太宗端拱四年詔

再遣使賜孤老

父瓊年

厚賜之

塗金帶

真宗幸河北

帛又召見大名府父

元成宗詔賜天下

順孫堪從政者量

遷除

順帝至正元年

帛一表裏其餘

國朝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六祀

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

以教敬事長

所以孝順 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

未嘗廢是以入輿 孝策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

御袍茶

以孝子

者從近

以上蒙古人賜緡

者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詔天下行養老之令。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
無_レ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片九十以上歲加
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_レ肉絮帛其
應夫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
爵里士咸許冠帶_レ朕命申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諭禮部臣曰

皇考多效勞勤今朕

趨之艱難朕所不

例○永樂元

參觀其步
者不在此
即嚴奇

良通政司右

命賜宴復賜鈔為道

皇老位大臣雖

佚之然君臣之間

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在事

不及

崇儒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列國晉平公之於亥專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未_レ亂蓋不敢不飽也

在陞辭

等昔事

與老宜優

節用全始

視沂無_レ或

齊宣王欲中國

字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亦有所矜式

漢高祖十二年冬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召魯侯王卿相至

郡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

文帝時天下亡

伏生改秦博士治尚書

年九十餘老

受心太常遺是錯

受尚書伏生

太子舍人

武帝時御史大夫

學帝說之

曰吾始以尚書

乃從實問

一篇擢為中大夫

待詔久

不進見義上

比容貌

不及衆然而

託於經

術也願賜清閒之費

人方前帝召見義說詩甚

說之擢為光祿

宣帝即位聞衛

常賢長信

少府夏侯勝及侍

魯人也言穀梁子

本魯學公羊氏而

祭千秋為郎召

見與公羊家並訟

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

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帝

惡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選郎十人從受

元帝即位徵高密相孔霸為師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

帝下詔曰其令師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

祀孔子焉故聖
 父子福名數於曾奉夫子祀帝好
 儒術之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其人自以為
 得帝意○初元四年詔博士弟子之置官以廣學者帝
 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之之以政貢禹薛廣德韋
 玄成匡衡送為之日
 平帝詔太師孔平
 術通明居四之職
 賜太師靈壽杖
 明帝時九江
 詔徵鴻至即召其
 車與博士同

子德行純淑道
 其朝十日一賜食
 師用杖
 行帝其賢之
 命為賜御衣及綬稟食公
 禮馬宅祠

仲尼及七十二

經帝

自製五經要說章
 於辟雍自講所制
 曰我為孔子卿為
 傳學郁四臣子
 努力教之有起者
 之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蓋之人教學為本漢
 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
 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建武中復置顏
 氏嚴氏春秋大小之禮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

校定於宣明殿其後帝親

一篇為帝讀郁

仲子幾人能

人學功起帝曰

藝也○元和二年春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家尤榮乎對曰臣聞明主聖主莫不尊師禮記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耀聖德禮記聖者子孫焉有斯言禮記及錢帛禮記

和帝永元十三年賈逵黃香等相難禮記曰說經者傳禮記

禮記不見諸儒魯不禮記善不說特賜衣冠不因上疏禮記不可

枉也難者必明

陳於前故精思不

法博觀其義無

安帝延光三年

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

成侯以下帛各有

三國漢昭烈初定於有子時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

典籍沙汰衆學以許慈胡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

典禮記手舊文

魏文帝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

魯郡修舊廟置戶吏卒以守衛之其外廣為室屋以

言不

法異者各令自說師

七十二弟子於

諸生悉會賜褒

居學者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以闕里往經寇亂黷校殘毀命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先廟地特為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享祀魯郡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掃上種松柏六日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孔子廟拜孔氏

四人顏氏二人為官又詔建諸孔

一人封崇聖侯

邑一百戶以奉孔子

園柏修葺

墳壟更建碑銘褒揚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

穀梁赤伏勝馬

叔杜子

春馬融盧植鄭康

白子三月三朝廟杜元凱

范甯等二十有二人

於國舅既行其道理

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大學

配享廟堂

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大學士四真學士八真

直學士十一真象四時八節

李嶠宗楚客趙

彥昭青嗣立為大學士李適

鄭愔盧藏用李

又岑義劉子玄為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

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且徐彥

伯劉允濟等滿真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

唯宰杜士得從春幸黎園並渭水後除則賜細柳

園辟癘夏宴蒲葢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

稱壽冬幸新豐歷山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歎慕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謚孔子為文宣王衣衾寬二京及州縣學孔子皆南向十哲七十二人從祀諸儒皆贈爵有差

德宗素尚文雅乘輿每幸學士從者問錫資無所不至御饌珍者輟而賜之又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命作詩

五代周太祖廣順二年早謁孔子祠既畢將致敬左右曰仲尼

帝王師也

奠於祠月

十數事留於祠所

薦遂幸孔林拜孔子墓

宋太宗淳化五年十

真宗國子監賜直講孫奭緋

魚後復幸國子監

尚書至事

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

品服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秦山次兗州幸曲阜縣謁文宣

王廟幸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弟子遂幸孔林加謚

孔子曰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給近便十戶奉

廟賜其家錢二十萬帛二百匹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

奉禮郎近屬授官

身者六人

仁宗慶曆四年春... 監謁孔子有司言舊儀上肅揖
帝特每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理宗寶慶三年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

特贈熹太師追封國公諭
言人主學問之要庶
不釋手恨不

朕惟孔子之道
載程顥程頤真且實
中興以來又得朱
中庸之書未

聖域示載絕學始有指歸
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
之道益

五臣論著... 臣列諸從祀
以不崇獎之意遂加
顯河南伯程頤伊陽

遼義宗幼聰敏好學
侍臣曰受命之君
之何先皆以佛對太
萬世所尊宜先太

釋奠
悅即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
大功德者朕欲祝
帝曰孔子大聖

金熙宗皇統元年三月戊午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
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

子雖無位其道可... 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

子雖無位其道可... 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

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歷代史書或以夜繼日焉

元太宗初破汴梁用耶律楚材言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
五十一代孫元措命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

憲宗即在徵儒士高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三代
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才將
以資其用也宜蠲其徭

鑿對曰儒以綱常治
有告朕者遂詔復海內
此帝曰善前此未

武宗即位加封孔子
明後孔子而聖者非
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儀範百王
紹敬仰休風

循治古之良法

論聖方身

主聖文宣王

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何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月
月之明奚鑿名言之妙尚登神化佑我皇元

仁宗以宋儒邵雍
及故中書左丞

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英宗時翰林學士忽都

儒真德秀大學

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後以大學
衍義頒賜群臣

國朝末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視學先是敕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
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帝之理治天

下之太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
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
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
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好誥太學釋奠先師以稱
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

以聞禮部尚書

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服皮弁行四拜禮

興學

五帝有成均之學

有虞氏太學為

學

庠

夏后氏太學為

序

殷太學為右學小學

周太學為東膠小學為

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小學正學字入齊藝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

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

上序

漢武帝時文翁為蜀守起學宮成都帝乃令天下郡國皆

立學校官

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臨視稽式古典脩明禮

樂文物煥然可觀仍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明帝永平二年御明堂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饗射

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別立學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晉元帝時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秦亂以來庠序隳廢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崇禮樂以勵風化帝信之始立太學

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在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指朱詹之類川度尉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用何尚之立太學在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

謝元立文學在

江左風俗於斯為最

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唐太宗大徵天下名儒在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者皆得補官在增廣生員自本管

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

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高宗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

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

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四學在

化稱元嘉焉又車駕數幸

增廣生員自本管

總得官舉於是四

羅高昌土番酋長

羅高昌土番酋長

羅高昌土番酋長

羅高昌土番酋長

羅高昌土番酋長

羅高昌土番酋長

羅高昌土番酋長

肅宗時蕭昉為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

宋太祖建隆二年冬十一月臨國子監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子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太宗端拱二年幸國子監特李覺為博士帝謁文宣王畢即詔覺令對御講書升高坐帝因降輦之泰卦從臣下引

帝大悅特賜

真宗咸平二年秋七

講尚書大禹謨還季崇

神宗元豐二年頒

舍生二千內舍生三

私試歲一公試補內令

膳錄如貢舉法上舍之試學官不與考校其上舍命以

官中第免禮部試下第免解試三年定國子生員取清

要官親戚為之額二百人

徽宗崇寧元年詔曰學校崇則德業著德業著則風俗醇故教養人材為治世之急務除京師置外學待其歲

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

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

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

總二千四百月一

以上舍生彌封

致升之太學○大觀二年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
 備念其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我閱前日賓興之數較其試中
 多寡惟常州為衆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上賞之意其
 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
 孝宗乾道四年二月幸
 國子祭酒林光朝講古
 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
 理宗淳祐元年謁孔子
 廟講禮記大學篇
 差以紹定三年
 差
 大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曾
 進一秩諸主推恩賜帛有
 武成王廟監學
 周孔顏曾子

思孟子道統

熹白鹿洞學規賜

元太宗初入汴命修

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

知聖人之道置編修

興焉

世祖既下江南時各郡教授悉

商議中書省事葉李奏曰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

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今各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

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宮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

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帝可其奏○至元二十四

王復親書朱

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

小臣子孫執經講義俾

於平陽由是文治

罷罷御史中丞燕

年葉李為尚書右丞復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
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
夏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冒學漢唐
明主數幸薛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
等官及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
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

國朝洪武二年十月

太祖皇帝諭中書省臣

王衣冠禮義之教混

校之教名存實亡况

莫識祖豆朕嘗

至元其弊極矣使先

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

人習於戰鬪惟知于戈

化之道學校

為本京師雖有

學禮延師儒教授生

復先王之舊以革

年三月命御史臺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於

闡可使為君子教化廢

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

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世北方各郡分教庶使

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

十六人給廩食賜衣假而遣之○十四年三月頒五經

四書于北方學校

今郡縣皆立

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

此最急務也行之○八

于生分教北方

教化教化行雖間

人近北方來

不易得今太學諸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與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

永樂十五年三月頒

大全書於六部并

兩京國子監及

太宗謂禮部臣曰

根本而聖賢之法義悉具矣

自書成朕且夕宮中

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

學者

業勉力是自

棄也爾禮部其以

悉講明無

徒視為虛文也

五倫書卷之十四

君道

御寶 善行

育才

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

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

一曰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命鄉論秀士升之司

選士司徒論選士

之秀者升之學曰後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

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廣

川董仲舒對策曰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厲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其對其對○元朔五年夏六口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憐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其身第其高下以其名聞其不事學者請皆選擇以備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免之又吏通藝以上者夫士吏彬彬

多文學之士矣

成帝綏和元年時有

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

唐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

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五品以上官及朝

集使皆往閱禮焉又勅州十五以下八品子

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經及經而聰悟有文辭

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郎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

學者亦聽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

兵革或動而沮立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

宜追學生在館置業度支給厨米是歲賈至為侍郎建
 言歲方艱歎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宋仁宗慶曆三年詔曰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
 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有司務先聲病
 章句以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預焉士有純明
 朴茂之美而無敬學養成之法其身勵節者使與不
 肖之人雜而並進則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
 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重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
 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定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
 後可求其實先策論自得盡其與簡程式則閑
 博習可見其材至其行舊式以

勉中人慎法細文

賞罰相參

焉如此則行

士之意周取人之道

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

朕建學與善以尊子

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

之材其於教育之方勤

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

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

而無失其時凡所科

條可為末式

士趙槩言通判陵州

孫復經為人師乃命與胡瑗同

講既居太學其徒

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子弟七常居

四五隨才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遇之不

問可知為瑗弟子也

神宗熙寧三年下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與能

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徇于
文辭與古所謂三物實與九年大成亦已鑿矣今下郡
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皆兩制兩省待制
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四年冬十月立太學
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太學
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者爲之試論策經
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
學時歲月各有試程其
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
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
以慶曆中嘗置太學
至是乃盡以錫
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

齋舍掌事直廬女
負率二頁共講一經
登爲二等始入太學爲
舍負二百內舍升上舍負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
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由書
之經各二頁學行卓異者
除官
王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
選或主判官奏舉生負
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
學諭以上舍生爲
復薦之于中書奏

徽宗大觀二年詔曰古之學者三年通一經計十五年
則五經皆通熙寧中進士以經術期之尚淺故止專一
經今已三十餘年士益冒矣思得多聞博習之材而慮
專門之流弊可自今學生願兼他經者聽之兼經多者

計所多量立升進之法使天下全材異能得而進焉○
 政和五年詔曰學校以善養人設師儒建黌宇備膳羞
 教天下士十有三年道日益明士日益衆庶幾於古養
 士之額尚循前數有司拘以定額士遊學校外不被教
 養於學者尚多有之則野有貴
 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
 河北河東京東路學生數
 不可增及所增數聞
 之自得於先王之學
 於流俗故習尚秦漢
 觀其志趣率
 年詔曰學校養士以待士
 貢貢而已士牽於賓貢蔽
 見堯舜三代比閔時文
 是取者先生之遺文具在讀

其書論其世可也

未則朕

參成周建立法度何
 自今有能博通
 置之上等其人材技
 以聞朕將不次而用之

大學辟雍提舉學事司
 名明道見天地之大全者
 待考選校定之數具實狀

國朝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

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

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
 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
 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
 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

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
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
特患在不學耳○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
瑋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贊言其父戊大寧已死今有司
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
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

既有志於學可
成效若遽削其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
之及善之揀必

歸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
不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
無用且事

有輕重難拘

成一賢材以資任用

未樂三年正月

太宗皇帝命翰林院

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

選脩撰曾榮編脩周述用

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啟王訓

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

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
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

刀士耳若樂

重乎

口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

進其學云其縉等

相劉子欽彭

王道熊直陳敬

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
 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
 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
 不成者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
 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
 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
 爾用不可自息以孤朕
 年少願建學
 國家將來皆得
 以率爾各食其

太宗喜曰有志之士

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

月給筆墨紙光祿給用

部月給膏燭鈔入三錠

工部擇近第

丙辰進士陳紀等還

卿陸辭

太宗諭之曰爲學至

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

窮古人至老務學

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

遠不逮古汝等

身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

已之德將來國家亦得

紀等皆叩首謝復諭

之曰卿里父兄所在不可

驕慢驕慢凶德

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

各賜鈔五錠爲

道里費

知人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帝曰疇咨若予來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遠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裨又兪曰於縣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每曰异哉武甲乃巴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周文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百為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列國晉孟孫獵得麇使秦西

不忍縱而與之

左右曰西巴有

麇而不忍又焉忍

漢高帝以韓信與曹

西巴君下年召為太子傳太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以

其曰魏木

將誰也對曰柏直

將誰也曰馮敬曰且

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

信等遂與魏戰大敗魏

問帝曰陛下百歲後蕭

可問其次帝曰王陵可然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

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文帝時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

真可在將兵及景帝即位以亞夫為車騎將軍後吳楚

七國反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七國

皆平

景帝時挑侯劉舍免相竇太后數言宗屬魏其侯竇嬰
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
疑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而相建陵侯衛綰

明帝時牟融爲大司農是時帝
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
能常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
方重甚得大臣節

三國漢昭烈以馬謖
加器異昭烈臨崩謂
其察之亮猶謂

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
其言其言不可大用君
爲軍又遠其議以誤統木

流涕而斬之○昭烈

其有害巴者誅

薦之辟爲左將軍西

晉明帝時王導從兄敦反

弟子姪二十餘人每且詣

還朝服藁稽首謝曰逆臣賊子

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卿以百車之命是何

言邪

隋文帝時薛世雄爲將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嘉之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薛世雄群臣皆

使爲卻所破亮

其攻成都時令軍中曰

得巴甚喜而諸葛亮亦數稱

王氏導率郡從

其真忠節有素命

之不意今者

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遂起拜右翊
衛將軍○辛亥之為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
之所貢並供祭之類帝謂朝臣曰人安可無學步之所
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

唐高祖時皇甫無逸為御史大夫

新開長吏橫恣

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有

西及素不相協

者誣陷無逸與王世充等

皆審其詐曰無

逸在益州極為清正蓋

小不耐欲誣之也又曰無逸

當官執法無所迴避

之徒惡直懼正共相搆扇

也所告者遂皆坐

帝勞之曰公立身行

口失

以所憎耳無逸

頓首陳謝帝又曰

頓首陳謝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

等得失以為鑒戒侍臣

拜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於決斷

事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

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

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辭

稱材疏行發言

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臣得失揚師道性行

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急不可得力

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

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

於朋友能自補闕亦可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真

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為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比自以來每試鞫大獄將有任使亦可以嘉之○帝嘗論將師謂左右曰當今名將惟李勣任城王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然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德宗時李藩為徐州從事節度使建封卒濠州刺史杜燕誣奏藩搖動軍情及召藩人見帝望見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
憲宗時斐度燕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蒸兵乃伏盜京師刺用集
雲雲相武玩衛又擊度被傷

墜溝或意已死用

曰度得全天下也若罪

矣其後賊果平

宋太祖幸西都曹

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也

太宗召李沆入為翰林學士後

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真宗即位召王且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

駁司且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于以私嘗

奏事帝語左右曰為朕致太平者必其人也○駐驥木

罷度中一鎮及側帝怒

以計進行吾倚度足被三賊

也

陳十策及還語

使輔汝為相

嘗侍曲宴帝

名時召楊延昭訪以邊事帝甚悅之指示諸王曰延昭父業為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邊有父風深可嘉也又謂宰相曰延昭出跡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衆朕力為保庇以及於此既而選邊州守命延昭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仁宗時范仲淹既坐貶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以太平責之○唐介帝預料謂近佳曰唐然○歐陽修為

知仲淹之賢而名為樞密副使政事每進見必事譚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帝買按具奏覆帝覽之果上入視之如仇

帝獨獎其敢言顧曰

高宗時趙鼎奏准東堂撫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帝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特延通亦隸世忠軍帝馭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才之所長

元太祖定燕召見耶律楚材

喜且見親用掌與西域人占月龜西域人曰某夜月當蝕楚材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曰某夜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其夜果蝕太祖常指楚材語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

國朝兵元年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
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
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
除群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
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若撫之失宜施
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上止焦勞之日豈能坐守
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
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
可以佐之其餘或為偏裨或以守城皆有所用之才天
若輔吾諸將足以與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主上知入善任使平定之功臣

求賢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服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俞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 帝曰疇若予工俞曰垂哉帝
曰俞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帝曰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俞曰伯夷帝曰俞
商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更賦畝 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賦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

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高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相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燕昭王既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之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消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還君怒消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王遂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刺辛自趙往爭趨燕漢高祖十一年思用賢身乃下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

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之力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郡守必身勸為之駕

武帝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賞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

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列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昭帝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一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鑿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賢良各一人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

術宣究其意者各一人中二千石各一人○丞相丙吉病篤帝自臨問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代者吉辭謝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帝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母孝悌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及吉薨徵杜延年陳萬年相繼為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居位皆稱職帝稱吉為知人

光武建武七年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適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人遺請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八年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斷決才任三輔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庶吏務實校試以職

三國漢昭烈屯新野訪士於徐庶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造亮凡三往乃見與論當世之務昭烈皆稱善由是情好日密關

羽張飛等不悅昭烈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唐高祖武德五年詔曰朕膺圖馭宇寧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苟有才藝所貴適時察已登朝毋嫌自進且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司總管刺史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舉具陳執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賞罰之料並依別格所司頒下詳加搜引務在彙納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帝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實無奇材異行帝曰前代明王

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
但患遺之不知爾德彞慙而退○三年詔曰白屋之內
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
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已亦錄名狀與官
人同申○是年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帝謂玄齡如
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才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
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
事當奏者乃關僕射○十一年詔令河北淮南諸州長
官於所部之內精加訪採其有孝弟淳篤兼閑時務儒
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
字民并志行脩立為鄉里所推者舉送洛陽官各給傳

乘優禮發遣當其能擢以不次若以老病不堪入
朝者具以名聞庶幾允廢遺俊又可致務盡搜揚之道
稱朕意焉

高宗顯慶三年帝謂才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
用人多存形跡護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
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利亦須依例進
舉

玄宗開元十四年敕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
可尊工於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
業錄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司銓擇各以名薦朕
當明試自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裒進

必加明罰○二十三年詔曰每渴賢良無忘餐寢頃雖
虛竹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智
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及
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弟力由鄉閭推重者本州
刺史長官各以名聞○二十六年制曰朕之爵位唯待
賢能雖選士命官則有常調而安卑退迹尚慮遺才其
內外八品以下官及草澤間有學業博蔚為儒首文
詞雅麗通於政術為衆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長官精
加搜擇具以聞薦○二十九年詔曰士人藏器衆何以
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
任謝玄良史書之咸以為美賢彥之士何代無入寧限

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
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操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
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

肅宗乾元元年詔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忠正孝友文
儒周慎堪任東官官者務取實材不須虛薦
德宗貞元四年詔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高蹈不
仕隱居巖穴孝弟力由聞於鄉里者所在長官具名聞
薦諸邑人中有清白政術堪任刺史縣令者常參官各
舉所知朕當親自策試用之

宋太祖雍熙二年三月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
崇政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士及第第丁人授

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技而用之庶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爾

真宗策貢士于崇政殿擢第者千八百餘人其間有晉天福中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宋之有也帝連三日臨軒初無倦色○景德二年增置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離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計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被應選之士

仁宗慶曆四年以科舉進士明經諸科之外又有特奏

名別頭言之者始於晉天福中以士貢于鄉而彙納於禮部或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赴試至咸平三年是科至九百餘人焉別頭試者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諸科名卿鉅公皆由此選○嘉祐二年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數行於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迓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前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

裁其數而屢舉之也下有司議成請易以間歲之法則
 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
 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
 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貢士諸科悉解舊額之
 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
 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
 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六年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時王介蘇軾蘇
 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求直
 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後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

者豈乏才邪又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
 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閱可否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
 脩趙鼎所舉者凡三十人

高宗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
 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
 諸左右

金世宗思得賢才與圖至治一日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
 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
 准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
 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顧張汝霖曰若右丞相者
 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

不薦但無入爾帝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材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一日帝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格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帝曰昔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才邪

元世祖即位召竇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宜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至元二十三年命侍御史程文海覈賢江南帝素聞葉李名諭文海

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敕集賢大學士阿魯渾徹里館于院中他日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且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帝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名入議事

仁宗與宰相李孟論用人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以來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德行經術而後不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二年春命孟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為監試官

國朝洪武六年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太祖皇帝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

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
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力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
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
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
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
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十九
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
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
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周於物
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

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
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
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耆而棄之也若年六
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
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
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
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
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
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

而奉行者率多徼私并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士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五倫書卷之十四

五倫書卷之十五

君道

御寶善行

用賢

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而察乎地利得奢龍而辯乎東方得祝融而辯乎南方得太封而辯乎西方得后土而辯乎北方得太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

音久魚開類豈切

檮桃戴

音大臨龍降戶江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人者世濟其美不墮其名堯未之舉舜

既攝位舉八愷使王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商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
後克即後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
為之

周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後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訓用
遺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脩和有夏亦惟有若
魏叔有若閔大有若散且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告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爾康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盡厥

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置稱德

成王以周公輔政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

旁作穆穆迺循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恭祀王曰

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康王以畢公保釐東郊惟公

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節言嘉績

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宣王元年以召穆公為相秦仲為大夫用樊侯仲山父

尹吉父程伯休父魏文公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張

仲之屬並為卿佐安集兆民是歲西戎殺秦仲王命南

仲召虜方叔吉父征之西戎復先王境土王化復行號

稱中興

列國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擲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洽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歎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更於桓公公曰以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

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乎公曰吾未親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得賢也

威王與魏王會曰於郊魏王問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

特十一乘哉魏王慚不釋而去

秦穆公使賈人載糞人買百里奚以五殺羊之皮使將軍至秦公觀蓋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與語大悅而任之以政

漢高帝既平楚置酒雒陽南宮曰通侯諸將皆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祖王陵對曰陛下使入攻城畧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共利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二

一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帝為趙王如意置彊相乃徙御史大夫周昌為之既久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待璽御史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時張釋之為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毋使高論今令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帝幸

虎園就車召釋之駮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質
言云帝拜為公車令

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聞河南丞黃霸持法平乃
召以為廷尉正數言疑獄庭中稱平

漢昭烈既得益州大饗士卒自領別牧以諸葛亮為
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

雍為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
費觀等又璋之婚姻也彭萊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
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
不競勸

晉武帝時并州刺史王肅言劉宣於帝帝召見肅其言曰

因曰吾未見宣謂肅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
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

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
元帝始以琅邪王徙鎮建康吳人不附會三月止已帝

觀禊乘有輿具威儀王道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顧榮
賀循觀之驚異相率拜於道左榮因進曰顧榮賀循此

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榮躬造循榮二人
皆應命而至由是百姓歸心帝從容謂榮曰卿吾之蕭

何也

唐太宗初即位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
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在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

之務借使得失相半非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願
 陛下能擇臣而入仕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
 憂不治帝善其言擢為侍御史○貞觀五年詔百官言
 得失時馬周客中即將常何家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
 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
 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
 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問下省明年拜
 監察御史

玄宗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帝威決不敢
 獨姚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若移告凡上
 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

不合則曰故不問帝欲崇自述詔從萬四

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進道崇以館局華

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貞元四年

督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命馳驛請開

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

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訪於帝帝差歎良久益重璟

○十三年十一月帝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

懷州刺史王丘儀牽之外一無他物魏州崔沔供張無

錦書示我以儉濟州裴昶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

後則不足成朕常置之座隅如二人者不勞

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冠此曰此亦屢有以酒

都

將

饒不豐詆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與酒賜之
於是以正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
史○二十一年帝以蕭嵩端休共輔政嵩寬博多可休
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
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
不樂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殊瘦於舊帝曰吾雖瘠天
下肥矣且嵩每啓事必順旨朕退而思天下不安寢休
敷陳治道多訂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可為社
稷計耳非為身也

代宗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綰性清簡
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

之四京兆尹黎幹驕於其盛即日省之止存

崔寬弟舍宏修亟毀撤之帝方倚綰釐革

卒帝痛之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

德宗時陸贄為翰林學士上所親信居艱難中每有宰

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時謂之內相

憲宗每有詢訪於翰林學士李絳絳隨事補益所言無

不聽欲遂以相而倖臣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

毀短帝乃黜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

文宗開成中以狄兼善為御史中丞帝曰御史中丞朝

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

兼善奏曰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
帝曰夫法以顧望畏忌為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
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宣宗時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
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
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

宋太祖謂宰相曰深巖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
寶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此非
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盡職即日

為學士

太宗與重寇準嘗曰夫得寇準猶唐文皇之

也準為度部負外其言事召準稱旨帝謂

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以開封

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也宰相請以為樞

帝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呂端為

易帝戒大臣凡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奏聞

真宗咸平初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以本官平章事

監修國史政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帝北幸命沆留守

京師肅然○畢士安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

相卿士安曰臣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邪○王

旦事兩府凡有大事帝曰曾與王且議否且以

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

仁宗慶曆三年用諫官歐陽修之言以范仲淹參知政
 事（中略）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命（中略）主
 北事仲淹主西事○帝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規知之
 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上豈若今日
 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呂夷簡為司徒章獻太后臨
 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雖數為言者
 所誅帝眷倚不衰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
 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
 之卿有文學何等（中略）臣不能為四大帝口

諾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帝曰卿能舉
 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光起出帝遣內臣至
 告拜而不受趣光入謝曰帝坐以待光入
 告置光懷中不得已乃受○召趙抃知諫院故事所臣
 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帝曰用趙抃為
 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以張方平代吳奎參知政事方平力辭帝曰卿歷
 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
 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呂公著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
 學士安撫使俄未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民疲弊
 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

子帝謂輔臣曰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傳
哲人考博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之上二月兩赴
經筵六月一朝因赴都堂議事考博凝簡莊重顏貽有
威事四朝更二府為將相五十餘年英傑之譽聞于四
夷○元祐元年呂公著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
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
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歡呼鼓舞咸以為復光薨帝
獨委之當國

孝宗隆興元年胡銓為起居郎帝曰近日除
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帝曰卿與
朕親擢也○乾道三年虞允文除知樞密院

政事會其議卒議擇代帝諭允文曰其議既
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九事不宜其效張浚迂闊
卿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
依舊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為敷文閣待制兼侍
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
所倚重遂除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尋拜右丞相
寧宗舊聞朱熹名恨不得熹為講官即位召待制兼侍
講熹至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
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
之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帝嘉納之熹辭待
制帝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駭勿復半辭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理宗其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二人入對
帝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
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
德又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
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慕之了翁入
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
嘉納之

上太祖命闡里畢與皇太弟國主分發諸侯王城
里畢曰漢人中若王檄宜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
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文

臣分掌之太師阿海具列諸
忘姓名良久曰得之矣舊人王宜撫可在是
掌之

世祖至元初旭烈兀遣伯顏入奏事世祖見其

共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

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至

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曹白事有難決者

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帝嘗命書記劉

秉忠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

舊典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帝善之詔下之日綱舉目

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時秉忠猶未有官稱遂授光祿

五倫書
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至元十七年加寶默昭文
館大司馬默為入樂易平治未嘗評品人物與入居溫
然儒一七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
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寶漢卿及李俊
民二人又曰如寶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
可謂全人矣○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
線達舊臣護之乃以屬木子家丞王倚陞辭帝曰之良
又謂侍臣曰倚脩潔人也左右皇子得人矣及行營幕
所在軍政肅然○二十八年帝欲用翰林學士
忽木為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
悔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汝欲備

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勳舊臣居右
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大
澤可向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賂貴
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
幻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
不忽木平章政事
仁宗初即位拜李孟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
恩其三世且諭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
後孟以貴戚近臣思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嘗因間
讀
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帝責成益學拜劉賡為

五倫書
卷之五
十一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吳澄為司業比欲有所更張以テ帝意ニ

文宗天曆初開奎帝閣首擢揚侯斯為授經即以教勳戚大臣子孫帝有レ諮訪必ニ拜テ旨ニ中書每奏用ニ儒臣ニ必問曰其才レ何如揚曼碩嘗進太平政ニ奏テ帝以示ニ臺臣ニ曰此朕授經即揚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

國朝吳元年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ニ參政ニ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レ力テ亂ニ為レ治ニ保民達變識所歸者レ次也ニ負ニ國ニ偷ニ安ニ濟ニ毒ニ也ニ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

旅之力レ使ニ兵ニ不レ血ニ刃ニ民ニ庶ニ安ニ堵ニ可レ謂ニ識ニ時ニ達ニ變ニ者ニ

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ニ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ニ臣ニ本ニ有ニ手ニ

始者逢亂不レ適ニ結ニ聚ニ鄉ニ民ニ為ニ保ニ生ニ之ニ計ニ實ニ無ニ心ニ也ニ今幸遇ニ大明ニ麗ニ天ニ無ニ幽ニ不ニ燭ニ臣ニ愚ニ豈ニ敢ニ上ニ違ニ天命ニ

太祖曰夫能不レ賈ニ禍ニ於ニ生ニ靈ニ者ニ必ニ世ニ享ニ其ニ澤ニ朕ニ嘉ニ卿ニ忠ニ誠ニ念ニ江西ニ地ニ近ニ廣東ニ用ニ是ニ特ニ授ニ爾ニ江西ニ行ニ省ニ參ニ政ニ以ニ表ニ來ニ歸ニ之ニ誠ニ古ニ云ニ令ニ名ニ德ニ之ニ與ニ地ニ卿ニ今ニ名ニ已ニ著ニ尚ニ懋ニ脩ニ厥ニ德ニ

以ニ輔ニ戎ニ國家ニ

太宗ニ樂ニ六年ニ七月ニ壬ニ子ニ武ニ臣ニ有ニ言ニ黃ニ福ニ不ニ宜ニ復ニ授ニ重任ニ者ニ先ニ時ニ福ニ以ニ行ニ部ニ尚ニ書ニ坐ニ事ニ謫ニ為ニ辦ニ事ニ官ニ未ニ幾ニ復ニ其ニ官ニ

命隨成國公理分務故武臣以為言

太宗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太宗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

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

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

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

有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

有才者必推誠任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畜疑

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有疑

二月己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

或言宗在建文中為比平按察僉事嘗奏按察使

受潛邸賞賜者

太宗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有記憶舊嫌

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功竟擢用之

五倫書卷之十五

五倫書

卷之三

